

人物新叢

第一輯

看大局

上海潮 (長篇小說)

京滬卽景 (報告)

看大局

論蔣經國的放腳運動

「書生誤國」的翁文灝

被開除五次的張申府

· 人物 · 滄桑 ·

衛立煌撤職查辦記

王雲五被趕出財神府

張羣與政學系

張君勳訪晤梁漱溟記

我的姪兒胡適之

郭才真

楊剛

周繁蓀

周南

何明棠

新鴻

史寶民

侯顏璧

陸樸生

涪海

郭翼





A541 212 0007 9363B

論蔣經國的放腳運動

周南

一、八臂哪吒出師有因

話說打虎英雄蔣經國在一陣掀天波濤之中，默然而去了！這七十天的經管工作所得到的批評雖然人言各異，而其失敗，在當時看來早有人替下過預言的了。可是他並非是一個被人宣傳得那樣傳奇式的人物，他的硬幹作風和苦幹精神，在這事講敷衍、求妥協、留退步的古老民族的傳統上那樣難於合轍，因此，才弄得一陣暴風雨之後，立刻來個風流雲散的收場。

然而他之來到上海，並不是如八臂哪吒從天而降似的突然，假若我們弄清了他的來龍去脈，必然可以明白個中底蘊，不以成敗論英雄了。

有人說：翁內閣之所以選出這張“Prince”，就想利用他那深厚的背景把上海市場整頓一番，最高當局本想爲他造個小局面，知道他底硬幹作風，敢做敢爲，也就默許；而他自己呢？當時還不敢驟然來滬，原因是：上海這地方的關係太複雜，商人太好狡，地方勢力太雄厚……據說最後他終於得到一個更強有力的支持，便決定走馬上任，大刀闊斧地幹一陣，這更強有力的支持是那個呢？據他身邊的人說；就是蔣夫人。

熟悉他們家庭內幕的人，都知道這位個性強硬的人，一向和蔣夫人很少交談的，而且他和乃弟蔣經國不同，他不肯低頭俯就，從過去在贛南創辦「兒童新村」的時候，居然把蔣夫人寄去的一筆美金退還，就可以看出他倒底是一個有血性的男兒了。

蔣經國無疑地正在變，不停地變；然而他是怎麼變法和向那方面變呢？這也許是讀者所關懷的事，我們如果想深切地了解這個人，就不能不略爲探知他的過去，人就像一顆星，各有各的軌跡，因此，筆者願就個人所知，不摻雜加水地

二、學者內閣的一張王牌

蔣經國早年留學蘇聯孫逸仙大學，曾經和家庭斷絕過來往，而在異邦，因爲他家族的地位，反而使得一些農場的工作員對他表示歧視，最苦的一個階段，只有一個老嫗肯於收容，才免於在北歐的風雪中露宿。

他底苦幹精神感動了同村的人民，工作成績獲得村勞動英雄的令名，得到史太林的賞識，才進入了孫逸仙大學。

其後，據說因着一些個人主義的氣質，斷送了居留蘇聯的機會，於是，經過吳稚老等的輪通轉環，才和高理文、彭建華等重回祖國。

經過一個養晦的階段，他開始踏上個人政治生命的第一步，就是贛省四區行政專員，這自然也是吳稚老的力量。在「新贛南」的一開頭，他就有一個政治目標——不流血革命。剷除土豪劣紳是他工作的第一要義。

在「新贛南」，他是有着自己的一套行政體系的，他趕走財政部的直接稅局，撤走了一個憲兵營，甚而省主席熊式輝的命令在新贛南也處處碰壁。有些人認蔑他，他自然不理會這些胡言亂語，他創辦正氣中學、正氣日報，兒童新村……一些嶄新的富於朝氣的機構，用人方面採取了人材主義——可惜他底帳下，能够稱得起「人材」的，真是不過一掌之數。

「新贛南」的土劣被他弄得很苦，於是在中樞便有不利的謠言，因此，在後一階段，就時常應召到重慶，在受庭訓之外，還受一些黨國元老的勸勉；於是，他變了，向新官僚的路上變——當然他是不自知地在向舊社會妥協，以謀求培育自己的地位。

於是，在贛南危亟時，他所有實現對民衆的諾言，終於搭乘飛機一走了之，丟下了贛南民衆和他的幹部。

從「新贛南」參加青年團的工作，他很快的以團爲基礎，找到優厚的基石向前躍進，大選後團的抬頭，據說他的力量是很大的，團抬頭了，黨團合併之餘，在國民黨的陣容裏，便增加李惟果、鄭彥棻一羣人。

變，他在不停地變，同時政治上的機會却那末少，雖然過去「元老把持」的現象已經改善了，可是使他能露鋒芒的機會還沒有。於是，在「學者內閣」的尷尬局面下，要找出一個幹員挽回一下頹勢，只有他的條件最合，於是，便由李

惟果的拉攏，和翁揆謀談。

三、山人諸葛放出黃牛黨

蔣經國到上海來之前，對於上海這複雜的社會本有些顧忌的，由於蔣夫人的勉勵，他便要求支持，據說他們之間的母子關係建立了，他才毅然地到上海來。

最初，正如一般人所週知，他在各方面得到的援助很不少，由於地方政府的協助，首先完成了取締投機市場等工作，在這裏面，還打了幾隻野貓一隻小虎。

不幸的是，他底權位僅為一經濟督導員而非欽差大臣，可是他所管的却超過職權範圍，引起一些人的不滿，更不幸的是他所有堅強的班底，雖然有幾個老同學和老幹部，再加上鄭學稼，林一新、鄒文海等組成的智囊團，也不足應付上海這樣一個千頭萬緒的場面。

加之他在打虎聲中，不像別人那樣聰明，居然捕獲一頭小虎，這便闖出了大禍；於是在那次烟酒加稅的漏洞裏，山人諸葛亮放出了黃牛黨，有組織的搶購，弄得蔣經國和他底戴建大隊手忙腳亂，一籌莫展。

以他辦理的毅力和計劃，本來還有一些尚未施行的，例如政治壓力的加強，保合作社的組織……等等；可是，翁揆在受到全國責難之餘，實在不敢相信蔣經國的辦法，

我的姪兒

胡適之

郭翼

你斟酌辦好了

某次北大學生被人毆傷了，同學給他送到北大附屬醫院，院長說：病床已經住滿了。同學要住在醫院裏，非經校長准許不可，只要校長一個電話，就可以住進去。這時受傷學生已不省人事，可是沒辦法，只有去找校長了。

跑到校長家，找到校長了，同學苦苦哀求，校長不肯，校長說：這是沒有辦法的，又不能怪我，我又沒有打他。

「校長不能通融一下嗎？」
「……」
幾分鐘後，三寸金蓮的胡適太太出來了。同學把這件告

訴她，她說：

「學生真可憐，又沒有錢，不猶如自己的子女一樣嗎？我叫適之打電話去。」

「一會，書齋裏傳出了對話聲音：

「我只能寫條子。」

「打電話與寫條子不是一樣嗎？」

「你懂得什麼？這就是手諭，我的太太！」

所以上月在南京，他們兩人爲着議價和限價問題，吵得面紅耳赤，大拍檯子；翁揆也爲着這位部屬難於駕御，便一飛飛到北平去，向最高當局請示。

由於各方面的壓力和七大城市的方法不同，蔣經國知道很難有好收場了，然而他還想乘此給「豪門」來個殺手鐮，就和孔二公子開了火……他查詢揚子公司，然而碰了釘子，因爲支持他的人突然支持了別人，他灰心了。

四、不以成敗論英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蔣經國是個人材，經營工作雖然失敗了，可是蔣經國的材具還不能「論定」，他的失敗，是由於整個政策的失敗，整個政策的失敗，却由於戰局和人心向背的挫折，如果我們想以成敗論英雄，這成敗也不屬於他個人，不過，他誠屬不智，不知「識時務者爲俊傑」，今天中國的尷尬局面，絕非任何人可以起死回生的，蔣經國也好，翁文灝也好……就是八臂哪咤也無辦法。

這個國家太古老了，不徹底改革是無法起死回生的，「放足」的工作並不能解決當前的問題；蔣經國的失敗，就失敗在想給這個民族「放足」。於是他只好一走了事。

最近又盛傳蔣經國將出任本市某要職。蔣經國是否有勇氣再來支撐一個局面，那要看他周圍的環境如何，蔣經國是否會東山再起？今後是否會再蹈「放足運動」的覆轍，從本文中，可以找出他思想發展的軌跡和環境致使他的成功或者失敗的因素了。

「時間太遲了。」

「公事公辦。」

最後她拿了一張條子出來，向同學說：「真難辦，這張條子你們拿去吧！今天晚上就攔你們了。」

老鼠沒有了尾巴

同學拿着條子一看，上面寫着：「學生馬非牛，可不可以住在醫院裏請你斟酌辦理好了。」

大多數人的名片，左下角印有籍貫。或者正中有三個字。右上角，左下角都沒有，胡適的明信片却不同。右上有官印，左下角却空着，這不稀奇，稀奇的是他一套理論。

他說：「我與大家都不同，北平我也有籍貫，美國我也有籍貫，南京還要我做榮譽市民，你說我印那個籍貫好呢？」

「名片沒有下款，好像老鼠沒有尾巴一樣，多難看。」

「玩皮的人打趣說。」

「年輕人真不懂事。」

「對了，難怪報上說你只出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沒有下卷，因此名片沒有籍貫，老鼠沒有尾巴了！」

我的姪兒胡適之

滬鐵報載一短文，談胡適近事一則。原來胡適之，被認爲匪，吉煊已在縣府拘押月餘，適縣長曹某鄉族，託胡適寫的一幅「中堂」，恰於其時案到，兩叔知此事大呼：「我的姪兒胡適之。」縣長遂將胡

王雲五被趕出財神府

· 侯顏璧 ·

以社會賢達起家的王雲五財長，由商務印書館學徒而躍登掌理全國財政的寶座，這幾年真是流年大利，官運亨通。兩度放洋兩任部長及行政院副座，這次參加新閣以後，急急想表現一點本領，用盡了腦筋，希望將民間財富集中，供充裕國庫之用。八一九，在幣制改革條件完全沒有成熟的時候，突然要實行幣制改革，一味用「壓力」這套法寶，以為可以坐享其成，記得改革幣制後第二天，王財長看到老百姓將金銀外幣紛紛送到中央銀行，我們的王部長躊躇滿志，手持摺扇，身著紡綢大褂，一邊摸着八字鬚，偕友小飲於南京龍門酒家，一邊喝酒，一邊聽歌女清唱，嘴角露出得意笑容，如釋重負，狀至悠閒。曾幾何時，真是不堪回首。

王雲五出任財政部長，正像翁文灝組閣一樣出冷門，所以有人稱為冷門內閣的冷門財長，當翁氏組閣的時候，認為財政對於軍事及經濟影響極大，尤其是行政組織法變更之後，將經濟部改為工商部，經濟政策的決策併入財政部範圍，財政部職權更加重要，人選自然特別慎重。當俞鴻鈞表示辭職後即擬請蔣廷黻擔任，但蔣知道這一任務太艱巨，不敢應承，本來又有意請貝祖詒，但貝負責赴美接洽貸款，無法分身，想來想去沒有適當的人選正

當此時，王氏自以賢達地位，拍拍翁院長肩頭勝說，「老兄，這次組閣，千萬不要拉我」。翁相國本是聰明人。一聽便知王賢達來意，翁氏正拉差不到，於是一拍即合，邀任財長。反正「百搭」是這樣可搭，只要有實權，皆可「勝任愉快」。於是滿口應承，豈料今日，翁內閣却垮在王百搭手裏？

王雲五是工商界出身，他對工商界情形甚為熟悉，照理應該對財政經濟問題有把握，同時也應該獲得工商界人士的擁護。可是事情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當王雲五出任財政部長的消息傳出後，上海工商界人士即表示反對，上海工商界的喉舌——上海商報，還發表了一篇「聞王雲五出長財部」的專論，對王雲五大加攻擊，大意說：「他是在抗戰期間，從上海商人陣營中，脫穎而出，躍登政治舞台，以其能體會風氣，迎合上意，於是一帆風順，自參加政協，而榮任部長而升遷副院長，正可謂志得意滿，大丈夫固當如是也。講他做官的手法，忽也社會賢達，以上海實業領袖自任，忽也高談革新，以前進份子之姿態出現，得心應手，固應咸宜。他曾經去過一次英國做了兩星期的倫敦旅客，於是閉口閉口就是英國如何如何。「每星期吃一個雞蛋」彷彿就是王部長的施政方針。捨此以外，不會見他有過別的表现。如果我們要

曲如表彰，那他也有三件德政，即禁止跳舞，公務員減薪與徵收豪富捐，而現在做到的成績究在那裏？」

這一篇文章是說得過火了一點。商報的後台是潘公展是誰也知道的。不過王雲五當了部長的確顯不出成績來是事實。他做部長還不到一個月，物價狂漲，打破紀錄，金融市場尤其紊亂，整個國家財政陷於混亂，而王雲五絲毫沒有辦法。至於國家預算中，雖將稅收標準提高到最大限度，仍沒法彌補赤字，工商界更爲不滿，這一次上海市參議會（議長潘公展）開會時，即有參議員一百餘人臨時向大會提議，指出王雲五受任以來，對於平衡預算毫無辦法，而輕率發表言論，動搖人心，以致物價暴漲，毫無止境，回憶財長受任之初，曾發表談話，自認對於財政問題係屬外行，不足擔任這一要職，僅爲學習而已，並不是完全自謙，多少有點實情，所以向大會提建議立法院轉咨行政院。選專才輔翼財長。這一提案雖然還沒有通過，但王雲五得到這一消息，當然非常不開心。

發明四角號碼馳名的商務書館老板王雲五，以社會賢達的身份而入仕途，可謂一帆風順，先任經濟部長，該部自讓給青年黨後，改調行政院副院長，明升暗降，掛個名而已，此次行憲政府改組，王又易門財部，難怪許多人說他官運亨通了。

王長財部，既非蔣總統之初意，亦不是列在蔣內閣原來的名單以內。俞鴻鈞已堅辭這個空頭的財政部長，而就任握有實權的中央銀行總裁去了，賡下來道不大大不小，不尷不介的位置。便落到王的頭上。

財部本是孔宋天下，孔宋雖未負實際責任，但部內人員大部

份仍爲孔宋舊部，潛勢力猶在。以王之關係而論，與孔宋從無往來，更談不到其他，而對京滬平津一帶金融巨頭亦無接觸，王如不幹又幹什麼？再問到商務印書館當老板當然不願意，特任官又使他發生莫大的興趣，祇好硬着頭皮幹了。當財政部長與做商務印書館老板究竟不同，其內心之苦悶，非局外人所能洞悉。

王自知非理財專家，管此重任，外界不啻有所論議，不料引起輿論界的指責，冷嘲熱諷，好不難受！尤其是上海市參議會與對王大肆攻擊，認爲國家財政，關係至鉅，何容爲學習而任財長，無能官吏，理應辭職，隨即通過電請中央要求撤換王氏，這使王氏萬分難堪，事關顏面，於是盛傳王氏請辭現職矣。王遭上海市參議會公開反對，並不單純，背後關係上海金融界工商巨頭所策動，再加上潘公展任社長的申報，和商報等的全力支持倒王的聲勢，浪濤洶湧，不可遏止。

王雲五辭職，這一次已經是第三回了。第一次，當新聞出席立法院報告施政，聽取質詢，整整坐了兩天「被告」席，王氏是受不了這種教訓式質詢的，他表示要辭職，這一次只是說說而已。第二次是陶啓明案發生，雖然沒有牽連到他，可是洩漏機密的在他的商務印書館賬房徐伯齊，這一次王氏在立委劉同等一致斥責下，爲「表明心跡」，提出辭呈，其結果是被「慰留」。第三次也就是最後一次，是改幣失敗，挽救無方，責任攸關，當然又得辭職。前兩回是說說而已，這回可不是玩的了不辭亦不行，立監兩院決不會姑息。

王氏在辭職未奉准的這段期間，對記者的作風，完全不同了，以前見到新聞記者就設法逃脫的王氏，現在一反過去作風，笑

衛立煌撤職查辦記

—— 史 實 民 ——

他怎樣逃出瀋陽

傅說林彪已經下了

最後通牒了，要我們月底以前撤出瀋陽。很多人都在爲走的問題着慌，我雖是光身漢，卻也非常着急。廿六日以前，各機關工作人員和眷屬，還在登記買飛機票，很多人蜂湧而去，我知道這不過是安定人心的煙幕罷了，絲毫不存這念頭。我有位朋友是空軍駕駛員，我便向他求助，要他必要時帶我離開瀋陽。如果沒有辦法，就只有聽天由命。

爲了探聽撤退的消息，我到機場找那位朋友，他告訴我形勢很緊張，要我換套衣服隨時在他

身邊，免得失去聯絡。這一線希望，使我興奮，也使我的神經立即緊張起來。於是我趁這個機會到街上去溜溜，我看見市內一個個的人，緊張着兩腿，來往穿梭的跑。米和麵粉都在落價，美國雪白的麵粉以前六千五百元流通券一斤還不易買到，現在二千元也沒有人要了，過去買不到米和麵，現在米麵和其他物資遍街都是，這都是想逃命的官和巨商拋出的，儘管便宜，也沒有人要，逃命的人不要買，不想逃的老百姓買不起，東北老百姓的錢，全變成黃金被人用飛機運去了。

廿八日的傍晚風聲更緊了我到機場，機場上的人向鐵欄杆衝鋒，一定要進來，結果派兵到前面去鎮壓，並檢查乘機證，一部份有乘機證的人准他們進機場。

廿九日的下午，機場傳來的消息說飛機就要到，大家的心，像放下一

險相迎，並有問必答，他說他這次出任財長，是共體時艱，這次改革幣制失敗，一定要辭職，而且辭意極堅！後來又說財部經他「科學管理」後，分層負責，他雖不去辦公，業務可以「照常推進」，小事各司可自行辦理，另外還有主任秘書趙冠，次長李儻，他們也可判行，項大的事，徐次長劃行也就可以了，好像說部長有沒有是無所謂的。剛巧，徐次長這兩天亦聲稱辭職，也不到部辦公，弄得財部羣龍無首。

蔣總統終於在十日頒布了王氏免去本兼各職的命令，繼任者是前國府主計長徐堪，徐堪是陳立夫兄弟的得力幹部，這是大家都知道，這次徐氏的上任，自然得到陳立夫兄弟的支持。前面說過財政部的多數中上級幹部都是孔宋的舊部，這次徐氏的上台，自然不像王氏那樣柔弱，他當然有一番新的部署，以刷新國人的耳目。

話說回來，王氏確有幾分本領，光憑他「收兌金銀外幣」一點，很得相當成功，看樣子，將來還有再起的時候哩！王雲五想敬書，並且自吹自擂說可以「勝任愉快」，那王氏在短短的期間內是畢業了。

塊沉重的石頭似的感到歡欣和愉快。飛機本來是降落在北陵機場，因為無線電撤了，無法降落，才飛到渾河機場降落。飛機下降以後，剿總特務團便把飛機圍住，打開機門，剿總的將官，他們一個個用手槍保衛着妻兒子女，魚貫登機，騰空而去了。

東北政委會政委馬嶽忱、王化一，遼寧省參議會議長李仲華，遼北省參議會議長林耀山和瀋陽市議長等許多人，曾到機場，也被阻擋在機關槍之前，後來他們去找衛立煌，等到他們坐車去剿總找不到人再回到機場時，衛立煌，王鐵漢，瀋陽市長董文琦，潘裕昆，高惜冰等人，早已搶坐最

後一架飛機飛向葫蘆島去了。這架飛機的駕駛員是我的朋友，把我藏在機艙裏我才逃出了瀋陽。

馬嶽忱大罵衛立煌

我在瀋陽的時候曾遇到馬嶽忱，他正在大發牢騷，最後破口大罵，「把東北弄完蛋了，一走了事，這些混蛋！」後來我到南京聽說衛立煌被撤職查辦了。原來他在上飛機的時候，被一個守機場的班長，攔住不叫他走，他說了許多好話，還給班長敬了一個軍禮，於是上了飛機便把東北拋掉了。現在被處分，可說是罪有應得。

內有寬約一畝之晒穀場。記者到達時，李氏之寡嫂，腳穿草鞋正指揮三四女工晒穀。據稱，今年種田五十畝，養牛二匹，豬三頭。記者被招待進李副總統之住屋。屋為中國式建築，為燕子門，門樓下設石甕，有對聯一付：「山水水固，天地皆春」。

李宗仁故里訪問記

(桂林通訊)記者近會赴李宗仁故里湏頭村訪問。該村距桂林七十里，屬臨桂縣之山口鄉，但近兩江墟(只八華里)有汽車可達。距村若一里，有「培英紀念亭」，

翼然臨馬路上，乃紀念李氏之老太爺者。李氏故居，為一矮小房屋，其出生之房屋，其狹窄，惟未改建。左側方建一新居，地寬數畝，頭門有「四海皆春」之匾額，

上橫匾為「青天白日」紅底金字。屋甚寬敞，室內懸李氏老太爺及老太太人遺像，門窗板壁，在桂林淪陷時為日寇破壞，現方補好，尚未油漆，記者問李氏之寡嫂：李副總統即將回桂，是否在他回家之先油漆好，李氏寡嫂答稱：「沒有錢，給他回來看看家裏的苦狀也好。」李副總統故居出色之地在其正屋後之廚房，有水井二口，旁有一魚池，長方形，約四五方丈，終年養魚，廚房即在其側住屋後有山，名天馬山，泉水即由是出，湏頭村，全村為李姓，約卅餘家，李氏之故居，正在天馬山麓，房前左有鼓定村，右有蕭家村。

李氏族兄李德輔現住兩江墟上，據云：彼現為李氏在地方上辦點公益事情，為本鄉起一個信果小學，在兩江墟上辦了一個醫院，都由李氏捐錢。「老九捐得很多星，今天寄五千萬，明天寄三千萬，他也没有錢呢。」

李氏排行第九「故呼老九」

看大局

周蔭蓀

戰事演變得很快，謠言也傳出得太多，這裏無妨把報紙上過去所刊載的謠言，抄出幾條，以明謠言的性質，也可看出大局的動向。因為謠言並不是完全憑空捏造出來的，有時也有事實做根據，儘管這些謠言有政治上的歪曲作用，可是你要根究它的來龍去脈，是可以明瞭大勢所趨的啊！

先看合衆社所傳的和諧：上海商業圈內，堅稱和談會露端倪，並且提出了這樣的條件：

一、和談；
二、出洋問題。

三、儘量運用美國軍事及經濟援助。
（見十月廿七日合衆社電）
從上面合衆社所傳的消息看來，不管你相信或不相信，總可以看出大局是在動盪之中。

十月下旬，張申府在『觀察』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呼籲和平』的文章，十一月五日，南京各大學教授上書蔣總統與中共毛澤東呼籲停戰，接着，上海各大學教授亦擬發動一呼籲和平運動。

同時，在美國方面，官方人士對中國現勢，更爲焦急，幾個月來，就在策

動和平運動。這一點說，馬歇爾還未回到美國的時候；他就對蔣總統表示：國民黨政府官吏無能，若壓倒中共優勢，祇有政府容納「自由主義者」，實行政治革新纔行。

聽說蔣總統最初對馬歇爾的意見，還有幾分相信，但是，陳立夫副院長對他表示：「如果完全依照馬歇爾的話，那麼大勢就更不可挽回了」。陳誠將軍對蔣總統也表示說：「有我陳誠在，總統千萬放心，我包管三個月內打通津浦線，打退共產黨！」

蔣總統聽二陳的話，更加有了信心，決定打下去，他對馬歇爾表示：「軍事我有辦法！」

但是，將近一年的時光，幾個戰場的面目全非，直到最近，中央放棄東北，太原吃緊，戰事的重心，移到徐州蚌埠了。

傳說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着急，美官方人士爲這些日子戰局的轉變。他們認爲再過三個月，就是革新也嫌遲了，於是加緊的策動和平，司徒大使對蔣總統提供了和平計劃。

據傳蔣總統對這個和平計劃，多少表示接受，但他的左右一部份人，則反對到底。相反的，國民黨內的革新派，亦即馬歇爾、司徒雷登等眼中的「自由主義者」——第三方面，對這個計劃表示擁護，並且接受了美國方面的援助，於是大作和平運動的文章了。

在和平運動的推進中間，有另外一種傳說：當王世杰外長在巴黎聯大開會的時候，曾與馬歇爾談到中國時局，馬歇爾曾經有過一種率直的代表，使王世杰簡直沒法聽進

去，以後王氏對人表示，馬歇爾畢竟是個軍人。

巴黎的消息傳到南京，吳鐵城連忙在立法院組織「民主自由社」，使政學系、青年團、甚至黃埔系少壯派揉成一團，所謂「自由主義者」，其大部是隸屬於團方。而吳鐵城這種做法，則是一箭雙鵰的手法。

吳鐵城的想法。是這樣的，他以為也可以把青年團以及黃埔系等形成一條聯合戰線，至少可以在立法院對抗對立的陣線。

至於說到張羣，他是胸有成竹的，說不定他在想做不倒翁，聽說前些日子曾把一位女相士請到他的公館，爲他看相，女相士十分仔細的看，說了如下的一段詞：

「張院長的四柱已透」，眉心里那顆「二龍搶珠」的黑痣，開始發光，鴻運馬上就要到來」。

張羣聽了，喜不自禁，他高興之餘，不免與吳鐵城計劃一番，最主要的是想把聯合戰線組成，遂與各方面接觸，密談時局，並且在策劃怎樣形成一個新局面。

誰都知道，有個時期，反映美國政策的『紐約時報』，一再表示讓李宗仁上台領導革新。這種聲喊直到現在，也還未停。

李副總統爲了避嫌，授意他們幕僚特地發佈一本題名『逼宮謠』的小冊子，以表明絕無野心。在和謠飄來飄去的當兒，他更加檢點，一聲不響，裝得沒聽見。

現在聽說他在南京閉門謝客，做出一副休養以外別無興趣的架子。有人給他打電話，守電話的廣西佬永遠是重複着一句話：「副總統在睡覺哩！」

李副總統儘管每天在睡覺，可是他等待未來的局面也

一樣着急。據說他與張羣接觸頻煩，他的客廳常有不少「自由主義者」去談論時局。

之外，在和謠滿天飛的時候，南京的政治圈子是非常活躍的。傳說革新派立委劉不同已被拘禁起來，另一傳說，主張談和的簽名者已有一百廿多人了。

前幾天的和謠可謂甚囂塵上，但自從蔣總統發表演說和致杜魯門電文，表示決心打下去之後，宛如一劑鎮定劑，和談馬上便成過去了，更加上徐州戰事，各報紙上中央社電告大捷，如果完全事實，時局當有一時的平穩了。

但是和謠是否再會重掀波浪呢？那只有看下列各因素的演變了。

- (一)要看國際間的態度。(尤其是美國，杜魯門總統在再度當選後，尙未發表援華新政策)。
- (二)只有看戰場的勝負來決定了。

第二輯要目預告：

京滬的風風雨雨

豪門領袖西門慶

洪門秘史

陳納德的廣東太太

被開除五次的張申府

新鴻

十一月三日的世界日報，載着民盟開除張申府盟籍的消息，在政治新聞沉寂的北平，這條消息，確夠刺激的，尤其是自軍調部解散後，一直是「門前冷落車馬稀」的張申府的住宅，用了這條消息而又成了新聞記者出入的之所在，張申府又成了新聞人物，他並且發表了書面談話，有所辯駁。大家都知道，留在北平的民盟首要份子有張東蓀，吳晗，以及張申府和他的太太劉清揚夫婦。前二人生活在學校中，經常跟學生接近，也經常跟文化界接觸。惟獨張氏夫婦好像是離羣索居，他們好像隱居在這鬧市裏。他是一個不知世故的書生，他的太太劉清揚也會嘆息過：「張先生應該是一個學者，如果是太平盛世，他的成就一定是了不起的，可惜適逢亂世！」。但熾旺的政治慾望，使他招來了打擊。

自民盟解散以來，一年多來，他曾做過幾件很為圈內人所不滿的事情。

第一件是：民盟解散之初，他以個人名義在報章發表了解散聲明，內說：「民盟成立的幾年來，承蒙有關當局愛護協助，深為感激」等語，當時便受了吳晗等一批人的反對和指責。第二件是：在報章發現，擁護唐嗣堯競選立委的啓事

。但他自己說：有天唐嗣堯和他談天，說他要競選立委了。問他好不好，他礙於朋友的面子，就說了聲「好！」翌日的聯名啓事上，就把張申府的名字列為第一名。據說唐與黃浦系的人很有關係。他在北平有一個「世界科學社」，這是聯絡文化界的工作，如楊丙辰，楊宗翰，齊如山，齊白石等經常在那裏集會，張申府夫婦經常是座上客，這當然為民盟所不滿。有人說：當趙鳳暗想競選立委而在清華園找遍諸教授簽名擁護時，朱自清不願意簽名，並且說：我們在私交上是朋友，但是政治上，我們是有異見的，所以恕我不能投你一票！」民盟看見朱自清尚且這樣，對張申府便更見不滿了。第三件是替「自由批評」新誌撰文，民盟曾力加反對，但張申府還是若無其事。第四件便是他最近寫的兩篇呼籲和平的文章，前後在觀察上發表。由於他的一再呼籲，弄得南京的教授和聲相應，他企圖領導這次和平運動，完成他的領袖慾望。

有人批評張申府「熾旺的政治慾望害了他，糊塗荒唐唐招來了打擊」，他知道民盟開除他的盟籍以後，憤慨萬分，他發表書面聲明說：「三五分子如果有權開除我的盟籍，未免過於滑稽！」張申府是一個懦弱與自私的知識份子的縮影。榜徨不定的病徵，誤了他的一生。他曾加入共產黨，被開除，後加入國民黨，被開除，後加入救國會，被開除，後加入第三黨，又被開除，這次是第五次了，真可謂「五除元老」。

張君勸訪晤 梁漱溟記

滄海

教室裏的一位先生指明了去梁校長家裏的路，問話的先生就順原路下去。那時，張君勸先生還沒有上來。接着就看到張君勸和那位問「梁校長在嗎」的先生一路向着梁校長的住所走。從馬路上到住所，是要經過一段羊腸小道的，小道的兩旁盡是一些青草和灌木，他們終於到了。梁先生穿了一套中式的極富民族形式的綢料藍花的舊夾衣，布鞋黑襪，完全是一副家居的裝束；張先生則西服筆挺。

「梁校長在嗎？」

二十號那天上午，天氣是够熱的，就連北溫泉也沒有例外，近中午時，忽然由重慶開來一輛灰色的吉普車，喇叭「嘟嘟」的叫了兩聲就停在勉仁學院舊址的馬路旁。如今學院搬家了，這裏只有中學部。說起來這地方可真够使人陶醉的，江水流過它的面前，羣山環繞着它，地勢決定了它是讀書的好環境。當吉普車停住的時候正是上午十一點，勉中的學生正上第四節課。在高三教室的門口，一位由汽車上跳下來的人走近了那裏，就向正在上課的學生問：

「梁校長在嗎？」語氣很緩和有禮。

張梁兩氏就這樣會面了。南京分手匆匆又是兩年，日子過的多快呀！大家在這裏又得重見，彼此問「是二十多年來來的學術上的老朋友」，相互問答或也有一番快慰的心情，或難言的痛苦。

據說：張氏來訪，梁先生原來是沒有想到的。

那位先生送張君勸到梁氏客室後——以後知道他是張君鼎——就告別了，他告張君勸說，他到溫泉洗澡，下午回來接他，話說完後就走了。

如是，留在客室的只有張、梁二人了。

五人聚餐

談了大約有一點鐘的光景，就是吃午飯的時候了。有朋自遠方來，吃一頓便飯也是頂平常的事。參加這天吃飯的一共有五個人，梁先生之外，有梁夫人，梁氏長子和姪兒，客人只有張先生一人，圍着飯桌坐下來，氣氛上顯現得有些親熱，大家沒有什麼拘束。吃的東西很簡單，只是比平日稍見豐富些。因為梁先生本人是吃長素的，所以那天吃的也全是素菜。據說，梁先生曾專為張先生加了一些菜，不過它是沒法和重慶的豪吃相媲美的。但大家吃的都很滿意。過不了多久，大家散了席。張、梁二人又回到原來談話的地方去繼續探討他們的課題。

「可以出去走走！」

談話的地方是書院的二樓，也就是梁先生在那裏進行寫作「中國文化之要義」的地方，清靜極了。室中佈置很簡單，但書香氣味却是够濃的，滿滿的一書架子一書架子

的書，書桌前面有一對橫擺着的藤椅，梁先生坐在外邊，張先生坐在裏邊，吃過幾口茶水後，兩人的談興也濃了些。

「既然是幾年不見的老朋友了，所以談起話來不需要什麼太費考慮的安排。自然的開始，自然的終結，雙方不必有所掩飾。」

「中學有許多人，學院有許多人。」張順便這樣問

梁說：「中學部有兩百多學生；學院有三百多學生。接着梁問他這次旅行有無觀察黨務的意思。」

「沒有」，張這樣回答，出來走走，散散心，「到了北碚，當然要來看你的，也願意知道你的一些意見。」同時告訴他說，下了飛機後，曾看過朱紹良主任。

兩人談話不拘形式，有說有笑，甚至他們談話的聲浪可達於附近同學的耳鼓。

據說：「書生自娛之道很多，」張君勸這次的旅行講學也是書生自娛之道，把想說的話告訴別人，自己心裏會因此而更愉快些的。

張在談話的過程裏，曾提出目前中國的一般問題，徵詢梁的看法：「不過這些問題都沒有談得很具體」，僅就大題目交換了一些個人的看法。當時梁曾說明自己的兩種看法；並舉例說明這兩種看法的事實根據，只是沒有說定目前它要走向那一種。張聽了以後沒有具體表示些什麼。局外人所知，關於這些：「英雄所見略同」，此話在當時大約是不错的。張也會就京中一般現象說了些給梁聽。據

局外人談：大致目前京中的某些現象不免和現實有了些小距離。

張氏談話的時候，右腿是放在左腿的膝蓋上，一邊談，一邊也思索。

「想動一下嗎？」張說。

「不想動」，梁肯定的表示。好像說就算他出來對目前的問題也幫不了什麼大忙似的。

「書寫完了，也可以出來走走啦！」張會作這樣帶建議性的善意表示。

此外，據說：張對憲法會表示了些意見；但梁却一點也沒有。

「你不必遠送了！」

時間差幾分鐘就是午後兩點了，和張同來的張君鼎已由溫泉趕回來，準備接他老人家回重慶。如是他起身告辭，梁也起身相送；二人走出門簾，張走下台階，更走向曲折的羊腸小道。

「我不遠送了」，梁向張這樣表示了他惜別的情誼。

「你不必遠送」，張應聲回答，又回頭說：

「以後我們通信」，接着是片刻的沉默。

沒有握手，他們匆匆的相見，又匆匆的分別。張君鼎陪着張君勸走了那輛比較陡的斜坡，又走向停在馬路旁的那輛灰色的吉普車前。

汽車開了，尾巴上曳起一陣塵土。

縉雲山上的鳥語，書院樓旁的鐘聲，山澗的泉水，江中的歸帆，都被蒙入了這一陣塵土裏。

客人去了，主人又回到自己的書房裏繼續寫「中國文化之要義」的最後兩章。

京滬卽景

· 楊剛 ·

編者按：楊剛女士爲國內名記者，今秋由美返國，現任香港大公報主筆，十月中旬曾來京滬旅行，正值限價期間，返港後寫此篇通訊發表於港大公報，對京滬限價情形及一般動態，刻畫深刻，特轉載於後。

二十六年離開南京，二十八年離開上海。算來我不見這兩個地方已經十年左右。對於它們時常有一種企圖加以神聖化的想念。它們一個是政治中心，一個是經濟中心。換句話，是現政府的心臟地帶。然而，什麼道理呢？愈走近心臟，愈覺寒冷，在那裏，你不能感到民族機能的轉動，血脈的通暢。你好像是站在一個時表中間，那隻時表已經失去它的指針。各種人的活動似乎都是在背道而馳，又像都是在互相衝撞。不爲了損害對方，也不一定爲了自己。風和浪好像不僅僅是從四面八方吹來，而且是從內心在往上昇，慷慨幽沉，互爲波瀾。從史書上談到中外興替的遺跡，以爲已經足夠震動人心的了。然而僅僅十幾天中所見的京滬比什麼書上所描寫的大動盪都更加使人從心裏發抖。面對着歷史的無情，只有敬畏，只有努力。

到上海的第一天，晚上七點多鐘從法租界到虹口。東跑西馬廛和南京路。不知是自己記憶太舊，還是外面真的不同，竟不認得那一帶地方。沿途黑幽幽只有幾盞燈，霓虹燈偶爾一見。關了

門的商店連照倒的廣告燈彩通取消了。情形好像已經過了午夜。我記得的南京路不是這樣的，尤其是晚上八點左右，記得戰前有一次在大新公司旁邊被閃來閃去的電光人影擠得幾乎連鞋都丟掉了，大世界尤其驚人，晚上九點鐘過那裏時，只望見一個黑蕩蕩的廣牆。偶而發現了榮記大世界五個黃色電燈字釘在對面一個冷落的，帶灰色的門牆上，才曉得這是過去那個上海的紐約時報方場，是從前用霓虹和電燈裝滿半壁牆，將廣場照得通明的地方。霞飛路上的情形比南京路稍好一點，但是日落之後，它也只有少少幾個鐘頭的光輝。九點以後它也墮了。這些著名熱鬧的地區，過去曾經引起許多人譏諷上海虛偽的繁榮。現在索興連虛偽也不要了。一方面商店失掉了招徠人的興緻，另一方面沒幾個人有餘錢和餘興玩弄繁榮。交通使上海變成了幾乎是難通的蜀道。除了爲着吃飯做事，拿性命和電車三輪車去拚去擠，總不是人人肯做的。

人人怨上海的交通，它把上海弄得意外的大。似乎上海的電

車永遠沒有增加過。在原有的幾條線上，行駛着幾輛連車牌都站不正的舊車輛。特別是舊公共租界上的電車，每輛都是人上堆人。站在那裏面感覺自己的每一肢體都被壓縮了。公共汽車每一輛都是黑實實的，有人等這類車輛至兩個鐘頭之久。三輪車代替了人力車，把街道剩下的一點路填滿了。還時常飛跑飛衝，在單程道上雙程來回。而且要價極高，幾乎沒有還價。但是上海人異常慶幸有這種車子，否則滬西和虹口中間將有類乎一個地球那樣的距離。電車公司和公共汽車不肯增購車輛，多關路線。有的公共汽車甚至關門。有人說是因為軍人上車不付錢，使交通難辦。有人說因為捨不得錢，不願添購車輛。「市場向下，人心看低」，僅僅交通一項，看出投資者把這個遠東最大都市，中國經濟中心看成了一潭死水。

我到上海時，正值上海搶購的狂風在過去。報紙不再用搶購消息來陰謀「增加發行」，但是報紙少說話，人的嘴却好像是專門爲了「搶購」這類消息而生的。男女老少粗人細人一張口各有一串搶購故事。搶棺材搶錫箔。鬼的錢比人的錢還要可愛。有人隔夜帶了被子睡在街上，天際亮，就攜着行李去擠商店。小菜場有人爲了搶肉，被屠夫刀下把手指頭砍掉了。這時還是我初到上海時的事。再過兩天，就想犧牲一條胳膊，也換不到一點肉，甚至小菜也買不到。主人招待客人，未吃之先照例要講買菜的痛苦。不知者將說上海的主人們不夠禮貌。知道情形時就曉得他們即使僅僅給你一碗白飯，也得化全付精力。有些上海人因爲食物難買，索興吃客飯。小飯店因此倒霉，常常擠破門。有一次，我自

已足足等了兩個鐘頭，才吃到一碗沒有心子的餛飩，馬馬虎虎也不想再等就走了。小飯店小攤現在都進化到八小時工作制，到了六點鐘以後天黑了就準備收場。也可以說上海的社會在返老還童，回到了原始時的日入而息。上海人想念黑市，黑市果然殷動。像幽靈一樣，忽然這兒那兒都談到了它。在四五天之內，米就從二十元而三十一元一擔，又變成了五十元，又變成六十元，七十元。而黑市以外站隊的行列漸漸由米隊發展到了照像隊。因爲人得有一張身份證才可以買「白市」的東西，害得照像館趕緊寫布照像要三個禮拜才能取，以減少它自己的顧客。

有一天，我從南京路到五馬路走了一個大圈，發現貨物充實的舖子只有舊鐵器舖藍框書店這一類地方。凡與吃和穿有關聯的舖子大都空空蕩蕩。有二三家呢絨店掛着幾件粗呢材料，那些裏面都擠滿了人。南京路上國貨公司，虛掩着裏面亮晶晶，盡是空玻璃櫃子和空的鉛架彼此互相輝映。其他公司與商店大都如此。大公司如先施永安有的在櫥窗上遮一幅大布，有的櫥窗裏稀稀落落擺點花草及褪色的貨品。拿着身份證的人們還是在南京路的空與半空的玻璃櫃子間擠來擠去，東張西望。他們的眼前幾乎是一片虛無，他們的眼光裏好像也是虛無。

儘管上海的市面是這種景象，上海的政治恐怖却並沒有減少。報紙上不大惹人注意的地方，時常登出一些失蹤，被捕，跳樓的消息。四個書店由半開門狀態被逼而全部關了，繼「時與文」之後，有的雜誌被搜查，有的聽說上了黑名單。寫詩的人忽然不見了，過了幾天證實是進了牢。有人被捕了，逃走又被捕。公共

地方貼着不許談論有關「國防」和軍事的條子。上海又傳說已經有了兩個黑名單。前者列了一百七十六人的名字，大部分是文化人。頭二三名連名字都叫出了。而頭名者則據說已經派人去和當局說明自己並無陰謀。這樣一來，上海人又有些風聲鶴唳，不知誰會遭殃。即使名單之說僅僅是神經戰和宣傳戰的一部份，其目的只在於使人神經緊張，無所措手足。但雜誌書店關門，使寫文章的人無從開口動筆，却令生活下去的問題因此更將不容易解決。這是上海的一面。

在南京，我僅僅住了兩天，情形看來比上海更慘。一個朋友在訴說了他搶購的痛苦之後，說：「你去看看太平商場和中央商場吧，那裏都是像洪水衝過了一樣。」洪水不但是衝過了那兩個商場但也衝過南京僅有的幾條大街。在上海買不到東西還看得見空玻璃櫃，在南京，大家索興把店子上了板，好像全市大出喪。加以南京的人口比上海少，南京又極大，沒有人和車輛的擠擁來助成一種喧囂場面。一面是馬路上疏落的行人，另一面是關門閉戶上了大板的店家，城外是正在建築的守城工事。那荒涼景象使我想起二十六年冬南京撤退日本軍隊還未來時的情形。但是那時候人的希望和熱情却是在上漲中。二十六年大撤退以後的荒涼，只有增加人們抗戰衛國的決心。那時，所有留在南京的人們似乎都把自己當做敵人後方的地下工作者看待。但是三十七年由於經濟改革製成的荒涼，却把人們個個淹得垂頭喪氣，好像真的是世界末日到了一樣。

市面當然不是南京好像牛死的唯一原因，懸在南京人頭上的另外一個大問題是軍事。在上者似乎是已經支持不住自己的失望。隨海平漢同共軍的調動和部署感到蚌埠危險。因為估計共軍可能繞徐州撲蚌埠，這樣就要使徐州變成兗州失守以後的場面。邇都的謠言因此傳了出來。在接見外國記者時，當局坦然的

說只有美國還能對中國的局面做點事。甚至於承認自己的軍隊打的不好。既然軍隊打的不好，美國又有什麼用處呢？當局十分抱怨美國所許一億二千五百萬元的軍火供給不能早到，美國又抱怨中國的訂貨單送去太慢了。一張貨單花了三四個月才製出來。美國急得跳，中國也急得跳。

中下層官吏好像是已經在打自己的算盤，各人盡量把自己從所屬的政府拉開。有的人到處設法拉舊朋友，舊同學，打聽共軍對待公務員的態度，訪問自己的安危。掌管監獄和法庭的人們，努力設法逃避他們的責任。以特種任務為天職的人們，現在有的在考慮丟下自己的錦綉前程去當教書匠，有的則發愁而萬分悲觀，以為人生真是毫無意思，不知那一天自己將會扭斷自己的脖子。在一個老同學家裏，一頓飯的時間都被他用來研究他自己的命運。他端着飯碗，低著頭，有聲無氣的數說他怎樣想離開他曾擔任過的職業。

在上海有一個蔣經國還可以強迫商人把店門打開，呈現他們那些空得發亮的玻璃櫃子。在南京，連這件事也沒人管，聽憑店子去關門，以表示自己與這件事害己的罪狀無關。反之，馬限價，馬幣制改革，搜掠刮金鈔的人是無分官民。他們認為假如沒有王雲五徐柏園來想出這件新鮮辦法，政府的江山一定是更穩。剛好他們忘記了在五月間政府的負責人已經聲明手裏有一億美元，可以收回法幣改革幣制而有餘。王雲五等決不是直接出這個主意的。然而這些人已歸罪於某人走路是一樣的心理。今日已因為瀋陽陷落，東北垮台而建議某某人走路易是一樣的心理。免得把自己也拖在裏面。那種危疑震懾，恰恰和面對下關的挹江門外的防禦工事成了可憐的對照。在離南京有七個鐘頭火車路的上海，聽說還有兩個機關急急於製造黑名單，在心臟而又心臟的南京則許多人只在急急於洗刷自己的血手。恐怕現在是在倒流，有什麼銅骨水泥能夠把發抖的心變成長城？

「書生誤國」的翁文灝

何明棠

行憲首屆的翁文灝內閣，已因財政改革的失敗而垮台了，這原是一般人所料到的事。

在翁文灝上台之初，有眼光的人士就替他擔憂，認為他的內閣壽命，最多能支持半年，至少只是兩三個月。三個月混過去了，可是半年卻過不去，這是翁文灝的悲哀！

翁文灝是地質學者，最初與丁文江、蔣廷黻等同為研究系，在政治上是政學系的外圍。丁文江於民國二年任北平地質調查所所長，民國十年由翁文灝繼任。

翁氏是比利時的留學生，專攻地質學，據說對地質學很有研究。歸國後，代理過北大校長，也代理過清華校長，在教育界相當有地位。

之後，翁氏插足工業部門，他最初辦的事業，是整頓河南中福公司，當時他的幹部是任經理的孫越崎，任會計科長張茲闓，技師嚴爽等。

戰前，翁文灝任國防設計委員會所改組的資源委員會祕書長，抗戰開始，成立經濟部前身的軍事委員會第六部，其下設立工礦調整處，主持民營礦廠遷移工作，翁任處長。當時把在各地搶運的工礦資源和購入的材料，都移到昆明，建立雲南鋼鐵廠，並在桂林，重慶設立電工器材廠

，在四川設立天府煤礦公司，孫越崎做總經理。

之外，把從漢口遷出的揚子鐵廠與漢陽鐵廠合併而為大渡口鐵廠。隨後又設立甘肅油礦局，這些對於抗戰的幫助，是不無小補的。

翁文灝本人很有幾分書卷氣，有人說他好擺架子。傳說在重慶時，某方面邀他與之合作，他斷然拒絕了，致觸某方面之怒，乃有廿九年被揭發昆明，重慶兩地經濟部某科長利用軍車裝運百萬元私貨的案子，使翁氏大受其窘。但是，翁文灝雖以書生自命，可是他手下卻有若干官場能手，孫越崎、張茲闓便是其例。

這樣看來，翁文灝是以資源委員會起家，當他受命組閣之日，「過河卒子」胡適就表示佩服他的「勇氣」，對他的理財本領，還寄以很大的希望。

翁文灝的確有勇氣，一般人對他擔起組閣的擔子，替他捏一把冷汗，認為他太不自量力了。翁氏決心組閣了，到處拉人，到處撲空，弄了十天，差不多垮台。祇有急於做官的王雲五，纔找上翁文灝的大門，拍了拍翁的肩頭說：「老兄！儘管拉不到人，千萬不要拉我王老五呀！」翁文灝是聰明人，知道王雲五的來意乃就便的表示：

「沒有老兄幫忙，這個內閣是會垮下去的，你來做財政部長如何？誰都曉得你是商務印書館的大老闆，善於理財，又會『科學管理』。你如肯屈就，我的財政部就有辦法了！」

經過翁文灝吐露這一番好似恭維的辭句，「犯了官癮的王雲五」當然是喜不自禁，連聲承諾：「小弟願盡棉薄，以報獎掖之恩」。

內閣雖然組成了，但是跟從前沒有兩樣，依然是原班人馬，這便使全國上下大大的失望，對翁氏的估價，不待說是大低特低了。

翁內閣就任後，被立法院接連質詢了兩天，這兩天的質詢，翁文灝率領全班人馬好像坐被告席上「受審」。他的左右說：「翁院長被質詢之後，總是很煩惱，看樣子又像頭昏腦脹，真的是吃勿消！」

接着，監察院又是一連串的斥責和糾正，這位書卷氣的翁院長越法心驚肉跳了。他私自付量，這樣的官是太難受了！

其後，物價偏不幫翁內閣的忙，「科學管理」的王雲五也沒有週天之術，六月掀起了狂熾的漲風，七月更加厲害，一日數變。再加上軍事接連失利，翁內閣，就漸感到招架不住了。

但是，翁文灝這時儘管招架不住，依然要拿出勇氣，用以表示他處理經濟問題的本領，跟王雲五商量在財政狀況惡劣的條件下，實行改革幣制，並想出收兌民間金、銀、外幣的絕妙辦法。於是對蔣總統力陳：「這次改革幣制

，一定成功，不會失敗！」

蔣總統看了看他們的幣制改革，認為也像有道理，但還是放心不下，於是特地把「理財專家」宋子文從廣東召來，據說宋氏對這個幣制改革方案認為可行。隨後，蔣總統在方案上便批了「照辦」兩個大字。

幣制改革方案執行，政府發布了皇皇文告，接着出現了大大小小的金圓券，國家銀行開始收兌金銀外幣，於是中小階層守本分的商民和公教人員不敢違抗法令，紛紛把他們積年累月僅有的血汗積蓄，完全拿出來去掉換金圓券。他們對政府原是有信心的。

可是全國的大亨們——特別是上海灘的大亨，他們有眼光，有算盤，對於幣制改革尚無信心。他們始終措着金銀外幣，不動聲色的挺着，做個旁觀者。因此政府收兌到的金銀外幣，是「九牛一毛」。

跟實行幣制改革的同時，用政治力量去執行限價政策，而沒有對物資調節和供應想出來具體辦法。因為物資失去調節，便發生了供應不靈的現象，於是掀起了十月搶風，各大城市的大小商店，所有的東西，不拘是食品，或者用品，全被搶購一空，如同遭受了洗劫。

商人何嘗不願跟政府合作，老百姓何嘗不信任金圓券。祇是因為政府着於限價，而不着眼於物資調節與供應，於是城市里的物資缺乏，一般人買不着東西，結果黑市出現，外匯上升，在這種情況下，各大城市市場混亂了，人心也惶惶不可終日！

翁內閣面對搶風，束手無策，祇有用政治力量來加強

管制了。管制的結果，越來越糟，糟的結果，連首都的各部院都買不到柴米油鹽了！

首先，立法院喊出了倒閣聲，嚴厲的評擊限價政策，要翁文灝王雲五辭職，監察院認為翁王辭職實不足以贖其罪，還提出了彈劾案，糾正其經濟措施之不當。因而輿論譁然。

翁內閣不能不垮，翁文灝五次請辭，在他第四次請辭中，那時正是瀋陽易手，曾被大罵「混蛋」。

此際，若干外國觀察家因而很樂觀的估計，對於瀋陽易手也有樂觀的看法，他們認為南京政府不會坍台，紐約「明星報」社論說：「瀋陽易手不足以象徵南京之動搖，蓋瀋陽並非直通南京，倒是南京直通華盛頓。」

翁文灝辭未獲准，對於經濟政策便又製訂了一個補充辦法，以及改善公務員待遇，以資補救。並要求各部院照常安心辦公。可是人心是不安的，不安的原因，倒不是單是因爲軍事轉變，而是由於柴米油鹽問題無法解決，公教人員每月的收入，還不够買一斗米，而一般老百姓手裏揣着金圓，却無法買到米。試問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如何能使一般人民平靜的生活下去？如何能使公教人員安心工作下去？

到處掀起了搶米潮，各個米店門前擺成一字長蛇陣。這是甚麼景象？翁內閣的挨罵，受攻擊，是意料中的事。請問翁氏怎樣會有「勇氣」來支撐這個局面？翁文灝到底教書生本色，最後他對蔣總統哀懇辭去，說他今後要過教

書生涯，不再做官了。

關於翁內閣的辭職，勢在必行，現在所以忽隱忽現者，還是因爲繼任人選的問題，未得解決罷了。

據說翁文灝最後提出了辭呈，蔣總統屬意張羣，但張以乎一再表示不願重作馮婦。據傳，張羣如肯拜命組閣，他提如下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要控制財政實權，由他大刀闊斧的去做。張氏認爲過去的行政院長之所以無法發揮力量，都是由於在財政上無實權。他以前做行政院長的時期，財政實權是措在孔宋的手裏，以後的翁院長同樣沒有獲得財政上的控制權。第二個條件是各部會的重要人選，由他來決定取捨，不能因人設事。對於主管範圍內的事，自己作主，不再蹈過去的「事無鉅細，都須請示」的覆轍。

據說這是張羣組閣提出的先決條件。立法院副院長陳立夫首先表示不同意，並發動一部立委反對。現在組閣的問題，尚在拖延中，這個問題最後怎樣解決呢，似有待於蔣總統的命令了。

近日來，翁文灝又不到院辦公了，在一次與友人的餐會上，翁文灝自嘆「書生誤國」。翁文灝的內心，此刻是苦悶而尷尬的，他將無法揣測他自己以及他內閣的未來命運。

張羣與政學系

陸樸生

翁文灝這些日子在沉默中，他的去職已成定論，至於組閣繼任人選一度傳說是張羣。現在翁文灝還可以支持一個時候，不過張羣組閣之說似成過去。又傳說張羣奉派赴美有所活動，可是現在還沒明朗化。不管怎樣，今天張羣無疑的是新聞人物之一，人們對張羣自然並不生疏。去年春天香港某新聞社對張羣這樣介紹過，雖然罵得相當厲害，可是實情，它說：

「中國人民對於張羣，並不生疏，他原來就是北伐時代進行『政治買賣』的北方反動派的主要脚色，即是與黃郛，楊永泰齊名的老反動派，即是財閥與官僚集團政學系的頭子，現在做了美帝國主義的寵兒。」

那末，究竟張羣是怎樣的角兒呢？現代歷史學者或政治家每逢談到政學系就聯想到張羣，提到張羣又聯想到政學系，可見張羣和政學系是分不開的。我們無妨給讀者介紹一下。

還在北洋軍閥時代，政學系就紅極一時。當時政學系的主力尚在南方，它曾經用軍餉幫助過吳佩孚，收復湖南的地盤，而且挑動起直皖戰爭，因而製造了接近軍閥的機會。

當政學系的勢力到達北方，它立刻就與軍閥勾結起來。黎元洪、曹錕、吳佩孚等都重用過政學系分子。政學系

頭子李根源做過張紹曾內閣的農商部長，黃郛做過內閣總理，張耀曾做過司法總長。

後來，殷祺瑞出任臨時執政，政學系重要分子在北洋政府佔據了要津，且與北方財閥結了不結之緣。他們的政治力量 and 影響是一天天擴大，而他們的政治活動，也一天天的機動，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表現各式各樣的姿態，但是他們的企圖和目的，祇有一個，就是作官主義。從李根源開頭，即是這樣，他們全憑施展熟爛的政治手腕，附依各個既存的政治勢力，乘機圖謀自己的發展，從不放過對於自己有利的任何機會。

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舉行北伐，獲得了全國人民熱烈的擁護，北伐軍進展節節勝利，不到兩個月，就佔領了武漢，控制了中國的心臟，隨後並攻下了南昌及其他城市，北伐軍的聲勢，震撼着全中國，也震撼着全世界。

那時政學系的要角——黃郛和張羣，還在北方，他們與北伐軍的軍事領袖，一向保持很密切的關係。

正當北伐在高潮的時候，張羣從北洋軍閥幕僚羣中出來，走向南方。然而，他並不算到革命的心臟地區的武漢，而是直接到北伐軍大本營的南昌，做了蔣總司令的參謀長，當時南昌大本營的參謀長是李濟琛，但李始終沒有到任，因此，張羣做了實際的參謀長。

自北伐軍打下武漢以後，中國的買辦階級，地主階級以及大資產階級，都驚惶失措，急謀聯合起來反對進展中的革命勢力，他們最先組織起來「生產協會」，攻擊國民政府赤化。而代表他們利益的反動的陰謀者，在民國十六年，就與武漢國民政府分裂了，在江寧成立了另個局面，張羣是策劃謀士之一。

張羣在黃郛、楊永泰等謝世之後，他隱然是政學系的領袖。在過去十年內戰當中，張羣一直是決策機構中的要角；對內主持勦共決策；對外採行親日外交。

抗戰期間，張羣主川，最大目的是進行分化四川的地方勢力而統一之。在各方面，張羣的確盡了最大的努力。在勝利來臨的前夕，他又被拉出來參加國共談判，。勝利之後，他是政治協商會議中的政府重要代表之一，與周恩來和馬歇爾組成「三人會議」。

在政治協商議期中，張羣的中心工作，是使民盟分化，使中共孤立，然後，策動各方面的力量，凡是可以扶植的，都盡量扶植起來。當進行政治協商的時候，有句很動人的政治口號，即是「祇許成功，不准失敗」，但是張羣骨子裏所作的，則是「祇許失敗，不准成功」。當時他使民盟個個孤立起來，青年黨民社黨退出了民盟，張羣的功勞不小。

還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以後，國內的情形一天天的壞下去，這時張羣仍是四川省政府主席，因他坐鎮西南大後方的任務重大，不常居中樞，但他還是替蔣總統規劃一切，時時刻刻不忘記的是：如何消滅共產黨，以及如何設法應



付政敵。

卅五年的夏天，報紙上突然發表張羣赴美就醫的消息，說是療治頸瘡。其實他不單是為着醫病，而是到美國探行情，做出任行政院長的準備。

在張羣赴美探聽行情期中，我們從報紙上看到他的消息，是「割治經過良好，不久即將返國云云」，但內幕消息：則是張羣跟杜魯門總統晤談甚暢，馬歇爾國務卿稱張為「我的好友」，認為張羣做行政院長，美國是可以幫忙的。

卅六年四月十八日，國民政府改組張羣做行政院長，青年黨和民社黨出賣民盟，參加政府了。在張羣上台的時候，政學系狠狠的打了一番鬧場的鑼鼓，烘託氣氛，後台喝彩。

張羣出場，新政府成立，但並沒有做出有聲有色的事情，首先是軍事不順利，熱中期待着美國借款，也並沒有達到願望，以致賠了張羣的若干政治資本。

今年春，成立首屆行憲內閣，根據憲法，行政院長是由總統提名徵詢立法院的同意，那時蔣總統幾次跟張羣商量要他做行憲內閣的首任行政院長，張羣每次都是婉言謝絕，他是聰明人，他不在這個時期做行政院長，主要在保留他的未了的政治資本，於是推薦翁文灝來代替他。結果翁氏是攪得聲名狼籍，比張羣上次下台要慘得多了。

這樣看來，張羣到是有辦法，不愧是政學系的領袖。他始終保持一種機動性，可以進，可以退，可以伸，可以縮。他的前途怎樣，這要稍緩些時日，再替他算命了。

長篇
連載

上海潮

(一)

端木蕻良

話說上海也算是東方數一數二的大都會，要是想一下子把它從頭到尾說個清白，事實上也不可能。說書的爲了取巧起見，不得不把話岔開，想從千里之外，一件芝麻荳點大的事兒說起，然後再引入正題，彷彿從劉老老一進榮國府說起，庶幾乎才能有個眉目。

單說在北平西城皮庫胡同，有一王姓人家，乃是小康之家，夫妻二人，帶了一羣孩子；不上不下，日子倒也過得。王先生單名一個瑤字，雅號棟瑤。爲人亦文亦武，肚子半空不空，行爲忽左忽右，脚步有高有低，眼光時上時下，說話忽天忽地，做事有頭無尾，性格亦酸亦甜。北平地面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提起王三爺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王先生在北平也算得數一數二，有頭有臉，不管大事小情，也總得有王三爺在座，才顯得熱鬧。王先生也以此自傲，尤其是在太太面前，東扯西拉，吹蓬掣綫，儼然是一家之主。

有一天，王先生剛從街上回來，下了三輪車，三脚兩步跨進了正房，四外酒覓了一番，便衝着下屋直着頸子喊：「太太呢？太太呢？」陳媽聽了連忙從廚房探出頭來回答：「太太，在後邊呢？」這「後邊」兩個字是隱語，王先生聽了便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祇好站在正廳裏等着，一面嘴裏咕咕嚕嚕不知道說些甚麼。

王先生的十三太保，大的「小毛頭」二的「地蘿藷」，三的「櫻子」四的「小四兒」，第五個「五子」，第六個「小虎子」

第七個「大牛眼」……都一窩風似的圍住了爸爸要糖葫蘆吃。

王先生特別瞪了「小毛頭」一眼：

「你是頂大的，你領頭要，不要臉！」

王先生一面罵小毛頭，一面又施展出小舂箕似的手，要打老二地蘿藷：

「你是跟二的，你總跟你那沒有出息的缺德姐姐學。」

忽然一眼看見他夙常夙往頂喜歡的小五子偷手偷脚的胆小的想溜走，一個箭步搶過去，便想把小五子抱在懷裏，不令他溜走。

大牛眼因爲年紀小，錯會了爸爸的來意，以爲爸爸饑虎撲食的想捉的是他，一時逃走不及，跌在地上，哇的一聲，哭叫起來。

王先生歷來不喜歡大牛眼，因爲他總覺得那孩子眼睛太大，不像自己的，而且出生的生辰八字，越算越不對勁兒，可是又沒法去和太太算賬，暗氣暗閉，所以總是在孩子身上出氣。

本來他已經把膽小如鼠的小五子搶到手裏了，原可相安無事了。可是他一眼看見大牛眼跌在磚地上，正在掙扎着要起來，他便在孩子的後邊照準了屁股就是一腳，踢得孩子整個兒的來個大仰巴叉。哇的一聲，大喊大叫。

王先生一隻手提着一隻褪毛的小鷄子似的提着五子，小五子一半懸在空中，像五月初五掛着門框上的大蒜頭一樣，腦袋朝下。一邊又三脚兩步的趕到大牛眼跟前，狠命的威嚇他，「你哭！你哭！你再哭一聲，你看我一脚就踢死你！」

大牛眼是見識過爸爸的本事的，他爸爸對朋友也許不大守信

用，可是對他却是說到就做到。聽了爸爸的話，果然像炸過的爆仗，一聲都沒有了，他混身像篩糠一樣，就近滾到「小四兒」的腳邊，想到小四兒可以保護他，便索興爬起來把臉藏在「小四兒」的懷裏，大氣也不敢出。

王先生自己也覺到過意不去，對於小孩子太殘酷了，內心也有些莫名其妙，慚愧，可是言出法隨，既然說了，就不妨作到。所以爲了方便起見，他便乘勢兒把「大五子」當做流星，順便像輪鐵人似的把大牛眼一輪，同時把眼睛瞪得大牛眼的還大，破口罵道：

「小四子，沒想到，你也下三爛，和大牛眼一樣沒有廉恥，跟他一個鼻子眼出氣，你這小土匪，看着我，等我那一天有閒工夫了，我再來治你們！」

「小五子」也真聰明，很能完成任務，趁着爸爸輪他的當兒，便用勁在大牛眼左臉上踹一脚。

王先生看了哈哈大笑，喝采道：

「小五子好，小五子頂好，爸爸晚上給你帶冰糖葫蘆呵，冰糖的，專給小五子吃，不給他們吃，祇給你吃！爸爸不喜歡那些小雜種們，就喜歡小五子！」

小五子也好像福至心靈似的。伸出肥肥的小手把大姆手指直指着爸爸的鼻子尖，意思大概是包括兩方面，一面是「頂好頂好！」，一面是「感激感激！」

也許是小五子的手指壓得王三爺的紅腫的鼻頭過了勁，便不由自主的打了個噴嚏。

一個噴嚏還沒有打完，王瑤正伸手去掏手絹，王太太一隻腳已經跨進門坎裏邊來，一陣風似的，三步兩步的逼在王三爺的面前：

「什麼事？連我解手的工夫都不容，你想造反呵！我沒有在屋，你領着這羣宰子們，鷄毛吵叫的，房頂都揭開了，真是一刻

不在家也不成，處處都得到。你看把大牛眼下的！沒見過有你這樣作爸爸的！」王先生臉色立刻緩和了「我說太太！」「什麼太太！你在外邊風夠了，玩足了，回家來顯威了，誰服呵！」

王太太一邊吵着，一邊去洗手，擦着一條毛巾正揩手，忽然看見小五子兩筒鼻涕滴到圍嘴上來了，便托着毛巾給小五子來擦鼻子。嘴裏還叨叨着：

王先生臉色更緩和了，像似有點心內愧似的乘機就對王太太說：

「我要去上海跑一趟！」

王太太用手巾把小五子的鼻子狠命的擰了一下，扭對着丈夫說：

「上海，又是上海！又去花天酒地的狂嫖亂賭去呀！把我們娘們兒扔在這死城裏受罪，你圖快活，你還以爲我不會，那還用學呀，不用上補習班，我也會做給你看，你上上海扔我一年半載的，也會有人養護我。」

王先生聽她說的太不像話，臉實在熱起來結口結舌的說：

「我倒想狂嫖亂賭，可是我要有王雲五那樣好老丈人才行，我個窮光蛋，到上海那個地方，有我顯眼的地方！」

王太太用鼻子哼一聲：

「別騙我，哼，窮人有窮快活！你的事還以爲我不知道呢，別假撇清了。」

王先生用手扯了太太一把，太太生氣的把屁股一扭，王先生又用往常最有效力的辦法，半莊半諧的說：

「夫人，息息氣，坐下談談好不好，事關國家大事，性命交關！」

「狗屁，有什麼了不起的事！去了兩趟上海就也「交關」起來了！」王太太說。

「我們上海的保險箱……」王先生把聲音壓低了說。（未完）